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第二辑

No. 2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第二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第二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309-02941-0

I. 当… II. 复…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现代-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424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31 千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No.2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Yu Wu Jin*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Chen Xue Ming*

Wu Xiao Ming

Edit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法〕	Jacques Bidet〔法〕
Iring Fetscher〔德〕	F.R. Jameson〔美〕
Georges Labica〔法〕	Francette Lazard〔法〕
Michael Löwy〔法〕	David McClellan〔英〕
Juergen Habermas〔德〕	Bertell Ollman〔美〕
John E. Roemer〔美〕	John Rosenthal〔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孙伯鍤	李其庆	余源培	汪道涵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高清海	黄楠森	蒋学模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俞吾金

副主编：陈学明 吴晓明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刘 奔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存山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钟家栋	俞可平
俞吾金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执行编辑：孙向晨

哈贝马斯题词

Marxism was always an approach
towards the future. I hope that
"Contemporary Marxist Review"
remains loyal to the motivation
to open up to everything serious by
new and challenging while
not forgetting the past.

Jürgen Habermas

Shanghai, 25.04.01

“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始终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我希望《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依然忠于这个宗旨，即严肃地向一切新的和具有挑战意义的事物开放，同时不忘记过去。”

尤根·哈贝马斯

2001年4月25日 上海

目 录

哈贝马斯题词

哈贝马斯访谈..... 王正鹏(1)

哈贝马斯上海纪行..... 张庆熊(4)

论文 (15)

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特征 俞吾金(15)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

..... 陈学明 马拥军(29)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论题、方法和理论框架

..... 韩庆祥(69)

价值问题上的挑战与回答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各派观点评述

..... 朱钟棣(85)

20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及其研究的典型个案

——柯拉柯夫斯基思想简评..... 唐少杰(102)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 周穗明(118)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元路向

——论本·阿格尔、马里奥·本格和凯·尼尔森的哲学

..... 何 萍(136)

“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 王 谨(164)

解读“自然辩证法”..... 周林东(174)

评论	(203)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解读《马克思的幽灵》	杨 耕(203)
学术动态	(223)
2000 年巴黎“拉维莱特”国际大会评介	曾枝盛(22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1 世纪”会议文章选登	(233)
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迫切任务	[日] 北村实(233)
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面临着有争议的形而上学话题	
	[匈牙利] A. 盖德(241)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从葛兰西到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	
	[德] W. F. 豪克(248)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观	[英] M. 考林(262)
海外文章	(270)
全球化与政治策略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270)
批判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	
	[俄] 特·伊·奥伊泽尔曼(293)
恩格斯论宗教与阶级斗争	[法] 迈克尔·勒威(339)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350)
稿约	(397)

哈贝马斯访谈

王正鹏书面采访 薛华译

王：哈贝马斯教授，您的访问不仅对您的中国同事是一大事，对于我们的读者也是一个事件。我们有些问题向您请教，对您愿意回答这些问题感到很高兴。上世纪 60 年代您发表了著名的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今天人类已处于“互联网时代”，您如何看待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效，这一技术会给人和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哈：就我看到的而言，互联网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功能。但不管怎样它曾引起种种过分的希望，鼓起一种对于技术的欣快感。互联网所具有的新的东西是，它可以让人以一闪眼的速度在随意一些私人之间建立一种水平方向的联系。互联网有可能起一种破坏性作用，因为它会抽离有关一些国家当局的控制。这点无论是极右集团还是民主主义者，都可以加以利用。关键是我们怎样去使用这一在传递信息上已消除时间与空间的交往媒介。它能够创造种种新的联系，在迄今不曾有过的公众领域，建起文学的、科学的和政治的公众领域，它也能够支解现有的公众领域，因而使富有意义的联系化为乌有。

王：在现代传媒技术支持下，大众文化正在支配着几乎每一个国家公民的精神生活，包括中国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将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

哈：连受媒体支配的大众文化也具有某种两可的性质，它能够给许多至今被切断同文化的联系的人们打开通向文化的渠道，

但它也能够使文化变得空无内容,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成见,或者使人们失根。我们可以从中做什么,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有一种自由性的政治公众世界,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会被排除在外。

王:上世纪80年代您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您的研究方向是更多地关注道德与人际协调等方面。您这次访问的国度曾被称为礼仪道德的国度。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未来儒家学说将再次兴盛,作为东方价值观与西方平等地进行对话?

哈:如果我看得对的话,儒家思想一直到16世纪都还莫立了一种优越的文化,这种文化杰出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不寻常的同化力量: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形成一种综合;一切外来影响都被中国化了,连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不同样地具有一种力量,来掌握西方自由性的文化,而完全不丢失自己的东西呢?

王:您在“人权的跨文化商讨”这篇讲演中指出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践踏人权的历史。那么通过经济援助、跨国资本渗透等方法实行的新殖民主义对人权是否也是一种伤害呢?

哈:不。我们不可以把什么都一锅煮。归根到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在21世纪意味着某种同18、19世纪于非洲和美洲间进行的跨大西洋的奴隶贩卖不相同的东西。今天中国和西方还在就对人权的正确解释进行争论。在这一为所有的参与者都严肃寻求解决的商谈中,我们不可使事情的核心不明朗,那就是我们要给所有的个人以平等的尊重,那就是每个人的尊严都是不可触动的,连同社会内最弱势的成员的尊严在内。不经一种公平的程序,不可以逮捕任何的人,在公众领域即使是边缘的声音也应当得到倾听。

王: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给人提供了新启发。今天新经济突飞猛进,互联网一日千里,世界经济正在全球化。您是否要对

您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作某些修改？

哈：全球化也把社会科学的视角改变了。我那时和我的同事们一样，是从这点出发的：民族社会构成科学分析的自然的单位。但是今天民族国家的界限不再同经济与社会的界限互相吻合。今天世界市场正在创造统一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当然还是一张富有张力的网，带有许多的网节。在富有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社会和那些今天在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急剧飞跃的国家（中国也在内）之间，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落差。我们离一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还很远。但是通向这一秩序的唯一和平的道路是完善跨民族的种种谈判系统，是联合国的一种非挑选性的人权政策。我们必须在各大国之间建立起一些程序和机构，它们能使一种世界内部政策无需借助世界政府而成为可能。这离开放弃一些主权当然行不通。在冲突的情形下人权必须对个别国家的主权享有优先。

（王正鹏：北京晨报记者）

（薛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哈贝马斯上海纪行

张庆熊

2001年4月25日至29日,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来上海作学术访问。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歌德学院中国分部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北京结束学术活动后来到上海。哈贝马斯的上海之行由他的老朋友薛华先生全程陪同。

据我了解,最先在上海会见哈贝马斯的是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先生,时间是在4月25日下午4时至5时,后来他们共进晚餐。同天晚上6:30—9:0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社长在上海书城楼上的会议厅主持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先由哈贝马斯作关于“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的报告,尔后展开讨论。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上午9:30—11:50哈贝马斯在复旦大学作了关于“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国家”的报告并回答了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4月27日下午哈贝马斯前往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关于“人权的文化际性”的报告并进行座谈。4月28日上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作关于“修正的理论与实践观”的报告和回答问题。哈贝马斯在上海的前两次报告用德语讲,后两次报告用英语讲。我没有参加其中的后两次活动,因此我的追忆仅限于前两次,且主要集中于哈贝马斯在复旦大学的活动。

哈贝马斯在上海的学术报告大部分与在北京相同,而且译文都已有流传,在此不再赘述。我想人们也许对其所讨论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我当时没有笔记,现在只能根据记忆所及,做一些归纳。

哈贝马斯在上海书城的报告由曹卫东作翻译,我本人用德语问了两个问题并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其他人也问了许多问题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哈贝马斯的报告要点是他本人所倡导的审议制民主的意义和效能,所以问题也就集中在审议制民主的可能性、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关系、通过审议制民主所达成的共识及少数人的权利和他人的地位等问题上。哈贝马斯谈到,共和主义的一个民主理想是决策的参与者覆盖决策的涉及者。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决定。哈贝马斯认为,要使这一理想得以实现,就要使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公开、自由、充分地进行讨论,这就要发挥公共领域的舆论作用,政党要发动民众参与讨论,然后按照公民共同认可的程序进行表决,总的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人可以保留他们的意见,在以后可以再提请讨论和表决。

会上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1. 如果出现了某种危机的形势,公民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某个独裁者上台,如德国在30年代选举希特勒上台那样,这时是否还要按照这种民主的程序办呢?2. 民主的决策不仅涉及现在的人,而且也涉及过去的人和将来的人;如现在的人要否定其先辈定下的法规,这就涉及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所作出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决策涉及将来的人。这是否意味着决策参与者覆盖决策涉及者的这一民主理念在原则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呢?对于第一问题,哈贝马斯回答:确实有可能出现选举独裁者上台的情况,如德国人选举纳粹上台那样,即便如此,也要承认那样民主程序的合法性,选举者将自己承担责任,并从他们往后的痛苦中吸取教训。对于第二个问题,哈贝马斯回答:决策的参与者应覆盖决策的涉及者是就现存的公民而言的,只要经过充分的讨论,现在活着的公民能够对传统的功过有中肯的评判,并能够考虑到将来的人的生存条件而作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的环保决策。当我听到哈贝马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时,吃了

一惊,心想哈贝马斯真可谓彻底的程序民主论者,因为在宪政争论中,另一种观点是,独裁者主张废除民主体制,这样也就破坏了宪法的基础,因而为捍卫宪法用强力阻止独裁者上台是合法的。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料到他会这样回答。尽管我认为这一民主的理念即使在现存的公民中也很难实现,如成年的公民为青少年制定教育计划,这就不能说是决策的参与者覆盖决策的涉及者,但朝着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决定的方向努力,乃是无可厚非的。

孙向晨博士提问:莱维纳斯认为西方的主体主义和本体论思想剥夺了他者自由生存的权利,通过程序民主的方式达成共识是否会像莱维纳斯所担心的那样危害他者的自主性呢?哈贝马斯回答:对于民主的共同体来说,他更喜欢用主体际性这一概念,而不喜欢用自我和他者那样的概念,因为在此最重要的是公民共同参与决策,每个公民都处于主体际的关系中,在主体际的交流中协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他更关心如何把他者容纳进来,而不像莱维纳斯那样关心如何使他者脱离出去。

丁耘博士等人询问程序的公正性与实质的公正性的关系,以及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与罗尔斯的争论。在我所理解的哈贝马斯的回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如下一段话:我提倡程序民主,但并不意味着只讲程序的公正性,不讲实质的公正性。在这一点上,罗尔斯误解了我的意思。程序民主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动作,要有初始条件或根源。让我们设想一种原初的状况,在那时公民为达成程序民主的协议,要取得有关公正性的最基本的共识,它们是程序的公正性的实质基础,因此审议制民主的程序的或形式的公正性是以作为其框架条件或根源的实质的公正性为基础的。

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到政治哲学讨论中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论点:苏格拉底被民众所杀,判决苏格拉底死刑完全符合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柏拉图正是反思了他的老师的死而写下他的《理想国》等政治哲学著作,提倡“哲学王”的精英政治。程序民主能否防止

短视的民众再杀死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呢？哈贝马斯回答：苏格拉底确实是通过法律的方式被判处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符合民主和法制的公正的程序，因为这一过程被少数人操纵，法律的条文也被曲解。

最后，哈贝马斯询问与会者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情况和对其态度。张汝伦教授和我分别回答了这个问题。记得我的回答大致如下：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对现代性的弊端的反思。中国现在也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像西方一样出现人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人性被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歪曲的现象。因而就有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摆脱市场理性束缚的出路。后现代主义似乎提供了这样的一条出路，但这条出路往往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和向后看的态度。哈贝马斯提倡交往理性，希望通过发扬一种更健全的理性来发现和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克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弊端。因此，在中国有人对后现代主义感兴趣，也有人对交往理性感兴趣，我本人认为后者的态度更积极和切实一些。

由于时间关系，对这一问题没有讨论下去，不过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仍然很感兴趣，在第二天的接触中我们又多次讨论过它。

4月26日上午9时哈贝马斯来到复旦大学，王生洪校长接见他，向他介绍上海和复旦大学的发展情况。王校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有时用英语直接对他说，有时让我用德语翻译。哈贝马斯显得很谦和，记得他说，从北京到上海，到处都有人用德语和英语跟我交谈，而我们不会中文，简直像野蛮人。9时30分哈贝马斯走进复旦大学相辉堂，面对全校一千多名师生作关于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国家的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哲学系系主任吴晓明主持，王生洪校长致欢迎词。

哈贝马斯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压力，这包括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资本和劳动

力的全球流通得不到控制等等。第二部分讲面对全球化的四种不同的态度,即:放任主义的态度、领土主义(闭关锁国)的态度、转向自由主义的新左派的态度、建立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新型的世界联邦制)的态度。哈贝马斯认为,前两种极端的态度显然不可取;转向自由主义的新左派虽然提倡主动地改革民族国家乃至跨国区域的经济结构和积极培养人力资本,以适应全球竞争的市场,但他们不关心如何使迄今为止仍然盲目奔腾的世界经济纳入能得到人的控制的和符合人道目的的秩序中来。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建立一种联邦制的世界政治秩序,以使全球的政治和全球的经济相适应。报告的第三部分和原先的稿子有较大不同,主要是他不再仅仅着眼于欧盟,而是着眼于全世界,并呼吁中国在建立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新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论证,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出现一些必须全世界共同处理的问题,世贸组织、京都环保协议等不仅涉及外交事务,而且涉及传统上属于内政的那些问题,因此国际关系不能再停留在通过国与国的外交维护和平的层次上,而必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全面合作,而这样的合作必须通过没有强制的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因而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是较为现实可取的方案。为进行这样的全球的合作,必须要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建立最基本的规范,人权公约就属于这样的最基本的规范,如果没有它们,全球的合作就不能正常运行。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就应该重视和严格履行包括人权公约在内的国际公约。哈贝马斯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决策的参与者覆盖决策的涉及者”这一共和主义的一个民主理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以实现。他指出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运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的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往往不通过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讨论,而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来解决,这不利于发扬民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要建立一种相应的全球的